

「劣棒子」之鄉斗爭史

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
《「劣棒子」之鄉斗爭史》編寫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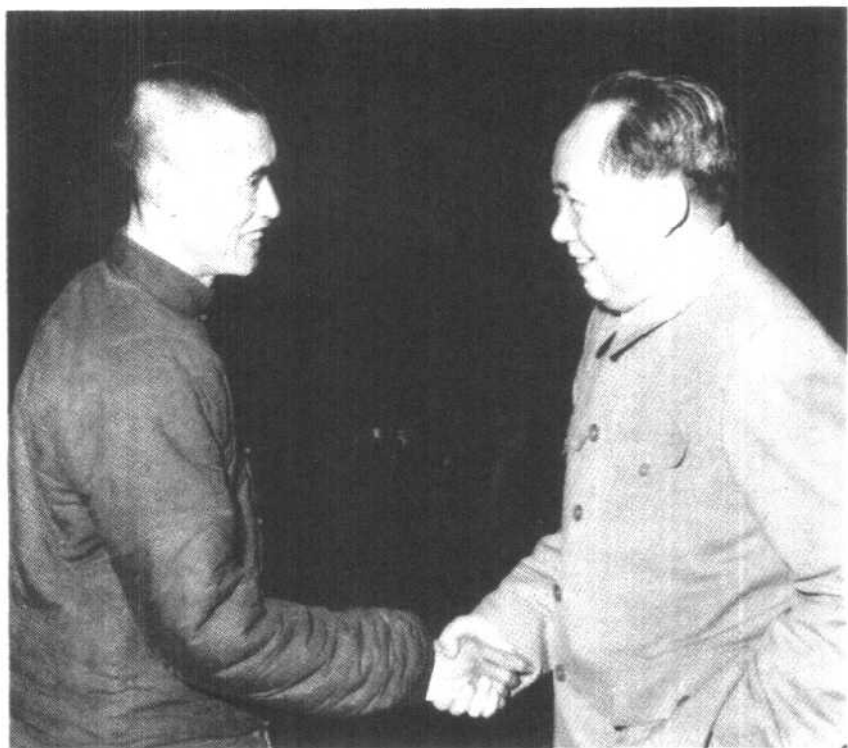
農業出版社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编写组

农业出版社



亲切接见 巨大鼓舞

毛主席语录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日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出版者的话

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一篇文章的按语中，提到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合作社时写道：“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这是毛主席对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穷棒子社”的高度赞扬，也给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毛主席的光辉按语，从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纪念毛主席的光辉按语发表二十周年之际，我社特请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革命师生编写了《穷棒子之乡斗争史》一书。这本书是在中共遵化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西铺大队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下编写成的。本书生动具体地介绍了“穷棒子”之乡的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的光辉按语鼓舞下，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穷棒子”

之乡的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穷棒子”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穷棒子”之乡的人民高举农业学大寨红旗，努力奋斗，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巩固。如今“穷棒子”之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体经济不断发展，人的精神面貌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过去的“三条驴腿人拉犁”，如今变成了“骡马成群拖拉机”；过去的荒山秃岭乱石滩，如今变成了果树满坡，松柏满山；过去的破碎瘠薄“三跑田”，如今变成井渠相连平展展的大寨田。人变、地变、产量变。农、林、牧、副大发展，长城脚下变江南。现在，他们戒骄戒躁，向着更宏伟的目标前进。

“穷棒子”之乡的斗争史，是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也是我国农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几十年来，他们既同大自然斗，又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同旧的传统观念斗，不但在经济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穷棒子”精神，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彻底革命的精神。“穷棒子”之乡的斗争历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当前，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运动正在全国深入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认真读书，联系实际，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穷棒子之乡斗争史》

通过一个农村战斗历程的叙述，有助于我们具体地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启发我们认真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内容生动，通俗易懂，是一本农村进行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教育的政治读物，适合工农兵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贫下中农、知识青年阅读。

目 录

第 一 章	苦难岁月	1
第 二 章	革命春秋	15
第 三 章	阳关大道	31
第 四 章	勤俭办社	63
第 五 章	旭日东升	79
第 六 章	激流勇进	98
第 七 章	风展红旗	116
第 八 章	山村烈火	132
第 九 章	铁手新天	146
第 十 章	根本出路	164
第十一章	高瞻远瞩	186

第一章 苦难岁月

一

祖国北部，燕山山脉峰峦萃集，背负着古老雄伟的万里长城，逶迤向西。长城内外密匝匝的峰梁谷岭，纵横交错，一望无际。在燕山南麓的长城脚下，三山两川之中，拱卫着一座县城，这就是河北省遵化县。由县城往东，在大约四十里的地方，有个不大的村子名叫“四十里铺”。一条小河沟从南山冲出来，斜插着把村子分成两半，沟东叫东铺，沟西就是西铺。

西铺村南，烟筒山、馒头山、大小长峪山，肩并肩脚挨脚，如同屏障。从南山腰向北倾斜下来，形成漫坡，中间横着一段梁叫岭子山。山坡谷底，岭子两面，遍布着柴林果树和零零碎碎的薄沙岗地。这里勤劳的人民，经过多少年月披荆斩棘，一镢一镐地拓荒栽树，一锤一钎地打石垒堰，才使这荒山野岭出产着财富，养育着人们。可是，象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广大农村一样，西铺的穷苦农民受着封建地主、帝国主义、军阀豪绅的剥削、压榨，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筋骨压断血榨干的苦难生活。

西铺村姓氏很杂。这是由于多年来远乡外地的穷人，活不下去，逃荒要饭流落到这里形成的。一根藤上的苦瓜，搭帮着活下去，就是穷人的家呀！庄上一百几十户穷苦农民，住的是石头墙、茅屋顶的房子，坍塌损坏，大窟窿小眼，东倒西歪，人管叫做“风扫地，月当灯”。村街上东一堆西一片的全是乱石草丛。就在破院

敝屋构成的几条街道中间，蹲踞着一座灰楚楚的大庄院，活象一只张嘴瞪眼的黑老虎，用四只血爪紧紧攫住周围的土地房屋，生命财产，这就是西铺的地主“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是西铺穷人的阎王殿、鬼门关。全村一千七百多亩耕地，王家地主就占去了一千三百亩。西铺穷苦人记得，这个家族很早有个当家的，人们称他“霸山虎”。他活着的时候清朝皇帝还没倒台，霸山虎仗着有钱有势，结交官府，霸林占地，家业一年年显赫，成了这一带山村的一个土皇帝。民国以后，霸山虎把家业和一套剥削经传给他儿子。他儿子是一个阴险贪吝的家伙，可是因为读了“四书五经”，很知道孔老二那一套吃人血又得装成“仁义道德”的好处，摆个慈善门面，取名叫王思善。“思”什么“善”呢？他一面提高租粮，加大债利，逼索穷人；一面却装成个“诗礼之家”，特地在门额上挂起大匾，上面写着“乐善好施”，“民生康乐”。他一面往山里的金矿投股，一面又到县里巴结奉承官府，弄了个“绅董”的头衔，长期把持村里的政权。西铺的农民在水、旱、兵灾里破产，王家大院却在尸骨堆上发了家。

二十年代，王思善的五个儿子分了家。这五户地主明争暗斗，各显神通。在抗战以前的十几年里，使得西铺穷人受的剥削压迫更惨重。外号叫“贼六子”的王继亭，财黑手狠，贪婪成性，是条地头蛇。他对待家里的长工、村里的佃户，虐待逼索，加上坑蒙拐骗的办法，分家以后的十年当中，就扩大了三、四顷地。

西铺几家地主收租粮，经常要收一亩地打粮的五六成。他们还公开地使用大小斗，进粮用大斗，出粮用小斗，一斗粮上下要差几合；收租时把穷苦佃户交来的粮食用筛子筛，簸箕簸，扇车扬。穷佃户们奔波劳碌、拚死拚活从春天干到秋后，交上了租子，家里剩不下多少粮食，只好糠糠菜菜地度饥荒。这个村有一首歌谣描写了穷苦农民悲惨的情景：

农民苦，农民苦，打下粮食归财主。

日夜忙，终年忙，地净场光家无粮。

卖儿卖女度饥荒，血换粮食泪拌糠！

有一年贫农王有的爷爷租了地主“二巡警”十几亩地，正遇上早年，到五月还没下一滴雨，庄稼连秸秆背回来也只是一小堆。地主的租粮却要一粒不少地交齐，他们管这叫“铁帽子粮”。贫农王有的爷爷家里仅有的五亩地只好卖出了，他爬在那块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泪水浸湿了熟土，又卖了一间半房子，交完租，手里只落了两张出房卖地的死契文书。老人急火攻心，再也耐不住，跑到王家大院拚命撞那两扇黑门呼喊：“你们，你们不是要我一家子的命吗？”地主“大棒子”倒背着手站在房檐底下冷笑一声说：“你没有旁的东西，不要你的命要什么？”狗腿子把老人推出门外。王有一家老小没有立锥之地，只好搬到南山，在荒沟里搭了两间破棚子，吃的树叶、野菜，过着奴隶一样的日子。

地主手里另一个勒逼穷人的绳索，是高利贷。碰到灾荒疾病，青黄不接，穷人被逼得无路可走，地主就乘机放债牟利。一借了债，就象落在黑网里，越挣越紧，常常落得家破人亡。有一年也是庄稼没收成，贫农佟瑞和正赶上妻子遭病，一家人眼睁睁没有吃的，托人向地主王俊元借了八十元钱。地主哼着鼻子仰着脸，叫他儿子王维平：“把钱借给他！”佟瑞和接过钱来一数，只有七十二元。他赶忙把钱摊在桌上，问是怎么回事。王俊元父子冷笑着说：“你还不知道咱家借钱的规矩？预先扣下了你三个月的利息，这叫——出门三声炮！”佟瑞和有苦说不出，只好忍气吞声地拿着这钱回来。从那以后本生利，利滚利，越滚越大，不上两年，变成几百元的一笔要命债。陈家湾有他家七亩祖辈传下来的地，地主早看着眼红，趁这时候，就逼着他把这地典给了王家地主。佟瑞和一家人从此更挣扎不脱悲惨的境地。

西铺村东头，原来有棵高大的榆树。榆树底下，每天早上都有一群面黄饥瘦的穷人，夹个被卷愁眉苦脸，四处张望，等人雇去“作工夫”(打短工)。全村经常在外头扛长活、作月工的，或到这里来打短工的，总有七八十户。扛长活就好象拴在地主、富农家的牛马，常常一干十几年、二十几年，成了终身奴隶。屈福常从十二三岁就给地主贼六子家扛长活，长成壮汉子，要力气有力气，要活计有活计，却养不起一家老小。他们背着三分利息的债，常常到年终一算账，贴上一年的工资还倒欠地主家的钱。长工佃户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村里流传四句歌谣：

夜住破草房，稀粥照月亮；

全家一条被，三载着一装。

这讲的还是平常年景。一遇上荒年岁月，逃荒要饭的，卖儿卖女的，寻死上吊的，接连不断。整个村子象是黑洞洞的苦井，那里是出头的日子？

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压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僚，不仅用政权，还用神权来束缚、麻痹农民，起劲地抬出神灵佛祖，宣扬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头上有天，入地三尺有神”，让穷人听天由命，当牛做马，永不“犯上作乱”。早先，西铺的村名叫过“双庙子”，因为村里有过两座神庙。逢年遇节总有人朝那泥胎偶像烧香跪拜，祈求祷告。西铺的地主利用这种神权迷信思想毒害人们。他们指着村东山背后探出头来的景忠山圣母殿，连吓带骗，说那里的“天仙圣母”“救苦救难”，不信奉它要招灾惹祸，给劳动人民戴上精神枷锁，叫他们世代忍受宰割。在神庙圣母殿旁边，多少年来仍旧是“山空狼嚎石头哭，风雪难埋饿死骨”，西铺穷苦农民在地主的盘剥、官府的勒索下受煎熬。一九三三年以后，这个地区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掠。仅一九四〇年日寇的飞机一次轰炸，就炸毁了西铺几十间住房，死伤许多无辜人民。

在三座大山压迫下，西铺人民痛苦挣扎，一年年更穷困、更难熬。

二

贫农王荣、王生一家三代的痛苦遭遇，可以说是西铺贫苦农民生活道路的一个缩影。王荣、王生是亲兄弟俩，父亲叫王凤山，爷爷叫王玉，都是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光绪二十一年，山洪冲下来，王玉家遭了惨祸，十口人死去了七口，只剩下王玉老汉和两个儿子。老地主霸山虎，看这爷仨是好劳动力，早想榨他们的油，趁着爷儿三个正烦愁，装出慈善面孔说：“租给你们点地种吧！”租地拿什么作抵押呢？地主说，那三间茅草房子就中！王玉叫两个儿子种地，自己想多挣下点，仍旧去扛活，给另一家财主看山。一年大秋，正赶上兵痞子到处抢劫，老人原住在山坡上的一个草窝棚里，躲匪的时候，窝棚着了火。因为窝棚里有他一条唯一的破棉絮，他想抢出来，结果人被压在火里，浑身烧烂了。饭还吃不上，那有钱医治？老人眼睁睁地疼死了。

王凤山顶门立户的时候，仍然租种王家地主几亩山坡薄沙地，指望养活一家老小。有一年先春旱，后早霜，一家大小辛苦刨种了一年，从地里只收回点柴禾秸。地主来催租讨粮，见他们实在是锅朝天，碗朝地，便立逼着把六间草屋顶了租。明知是把绳子往脖子上勒，王凤山走投无路，仍不得不去借债。以后讨债的接二连三地堵门催要。保长、乡丁帮虎吃食，因为几句话顶撞，他们便把王凤山吊在树叉上，猪毛绳浸凉水，一顿猛抽。债户吼着：

“你不趁房子地，难道还不趁人吗？”

这伙黑心贼早勾搭了人贩子，硬逼着王凤山把十二岁的小闺女卖掉。人贩子、狗腿子一窝蜂拥进屋，拽住小闺女往外拖。孩子哪里舍得离开父母，惊怕得大哭大叫：“妈呀，我可不跟他们去

呀，饿死也不去呀！”

当妈的跪在地上紧紧拉住女儿，病倒的王凤山从炕上爬起来，抄起扁担要拚命。凶狠如豺狼的地主、保长，硬把小闺女拖出门，绑在驴背上驮走了。骨肉离散，气病交加，王凤山从此起不了炕，他死的时候气得手指着王家的黑大门，骂不出声。王荣、王生的母亲实在过不下去，只好到北边陡岭子自卖自身改了嫁，使了四十元钱，留给儿子们活命。

母亲走后，王荣、王生兄弟就分开过日子。王荣气盛不认命，他拚着命干想还上债，租种地以外，赶脚，打荆棵，磨豆腐，做小买卖，什么苦都吃，什么活也干，结果一身重债仍象磨盘似的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家人只有一张疙瘩破絮当被盖，常常灰天火冷，揭不开锅。大儿子刚上十五岁，王荣就给他一把锄，领他到工夫市上去打短工。有时为了找雇主，爷俩个肚子饿得咕咕叫，还得走村串镇。有好几次王荣眼前发黑，咕咚一声栽倒在道上。孩子采来几把曲曲菜、马苋菜，又苦又涩又扎嘴，爷俩个饿极难挨，只得大口嚼着吞下去。后来，王荣从遵化城里一家财主开的店铺借了十五块钱，一年里竟滚了三次利息。当年九月初一没还上，把本利加在一起算了；第二年三月初一没还上，再把积累的本利加在一起算，不到一年半，这笔要命债本利共计三十一块了。无论怎样拚着干，剜肉补疮，也没办法还上。王荣痛苦地拍着头咬牙说：“罢咧，还得走老人的那条要命道儿！”夫妻俩割心刺肝，眼泪花花地把刚七岁的大女儿送给外村当了童养媳，换来两石玉米，好歹塞上了一些债洞。可一家人望望前头，仍然昏天黑地，愁云惨雾，哪里是个尽头呢？

王生的遭遇更是悲惨。他给地主家做活，十几年一点积蓄没有，破衣衫遮不住瘦骨嶙嶙的身板。庄稼地里糊不了口，听人说唐山一带的煤矿上兴许能挣点钱，他就跟人家结伴去了林西矿。

许多穷人在那里背煤矸石。矸石是煤矿里一些含煤的石块，从矸石堆那里背出来，二百斤重的大筐，要走好几里路。王生恨不得多挣几个钱，不顾伤累劳苦，连压带路，脊背磨破了，没有多少日子，便溃烂发炎，汗渍血污，把个破布褂子粘在肉上了。活不能干，好不容易挣下的一点点钱又都让工头和流氓诈骗了去，王生只落得一身伤痕，一腔子怨恨，又回西铺村来了。

王生二十好几了，穷得成不起家。阎家屯有个姓樊的讨饭人家，看王生人很老实又有一身力气，愿意把闺女许给他。王生自然乐意。可是他连个卧处也没有，这个家可怎么成呢？村里的穷兄弟帮衬着，央求村西一家大车店，借了间破棚子，算草草办了喜事。

地主^老维田的场院有一间草顶屋，山墙是坯泥抹的，早已糟烂了。他看到王生两口手不闲脚不停地干，就盘算了一个歹主意，跟他们说：“你们两口子给我好生干吧，这间场屋赁给你们住，干得好，来年我叫人给修修，换个屋顶。”

王生两口子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也没有，苦奔了一年，媳妇眼看生孩子还没个遮挡，就答应下来。可是给地主干了一年又一年，工钱不给，房子只能堵堵塞塞凑合着，至于修房的事，地主早就搁在脖子后头，根本不搭茬了。王生无奈去找他，他拨拉一通算盘，立楞着三角眼，说：“你还欠着我的哩，修什么房！”

在那暗无天日的时候，穷人一口闷气只好往肚里咽。有一年五月间，王生媳妇带着孩子给地主家做活去了，王生也在南山上芟荒。忽然，黑云压山顶，一阵急风暴雨瓢泼一样砸下来。王生想起那间破草房没有苫盖，怕被浇坍，急忙跑回场屋，又堵漏洞，又盖屋顶。正抢着，一个霹雳，草顶的泥巴烂草塌下一块，接着的一面墙坯就势坍下来，把王生压在泥里，当时他被砸昏迷过去。雨住天晴他媳妇赶回家来，见房子塌了，王生半个身子被泥埋着，

脸上又是血又是泥，吓得她赶紧喊人。大家帮着把王生扒了出来，缓了好一会，王生才出了声。王生听出是媳妇回来了，忙说：“天都黑了，你咋才回来？”

王生媳妇一愣，看了看没下山的日头，又看了看王生的眼，“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轰”的一下，王生身子一震，使劲揉了揉眼睛，黑忽忽一片，啥也看不见了。王生知道自己的眼睛坏了，就把眼泪一口咽到肚里跟媳妇说：“我没用了，你找个主，逃条活命去吧。”

王生媳妇一把抱住王生大哭说：“要死咱们一块死！”

穷人没有了眼，一身力气也没处换饭吃。王生只好拉起个棍子，提着破罐去讨饭。天昏地暗路茫茫，哪里是村？哪里是路？王生只好背起刚几岁的儿子，遇上沟、坡，让孩子说着给他看路、指路。那一年刚入冬，

阴风卷着雪糝，刮在脸上如刀割。王生仍背着孩子摸索着去讨饭。回村路上，孩子连冷带困，爬在爸爸肩上打起瞌睡来。王生磕磕绊绊往前走，忽地一脚蹬空，朴通一声，父子俩直栽到一口水井里了。幸好没有摔死，儿子哇哇哭叫。王生摸摸儿子的头和脸，粘粘的、热热的全是血；王生又摸摸井帮，冰凉的、滑滑的全



是青苔。没一处可攀的地方。想起难熬的苦日月，如万箭穿心，真要一头扎进水里得了。可是听着孩子哭声，不由得呼救起来。多亏村里来了些穷兄弟，用绳子筐把他们父子捞上来，送回西铺，全家人抱头痛哭一场。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冀东，西铺的几户地主都搬进遵化城里去。大地主王俊元的儿子王维平，外号叫“狼崽子”，这时投靠日寇，当了汉奸伪治安军区团长。正在王生一家四口人走投无路时，有人把王生媳妇荐到遵化去侍候人。到那里一看，当时冷透脊梁，原来这正是汉奸王维平家。离了苦井，又跳进火坑了！王维平指着一间狗住的破棚子，叫王生媳妇和她的小儿子住，日夜侍候王维平那个得了尿癆症的妈。一天无数遍洗尿布涮尿盆，做完要叫狗来闻、舐，说声不干净，就没头没脸一顿乱打。不出几个月，母子俩已经遍身是伤，夜里疼得睡不着。这活受罪的日子实在受不了，王生媳妇几次领着儿子逃跑，没想都被王维平的狗腿子捉住。有一次王维平吼叫：“你为什么要跑？”王生媳妇悲愤已极，啐着说：“腿是我的，想走就走，我们没有卖给你家！”那恶鬼一听，跳起来，残酷地抄起刺刀挑伤了她的脚脖筋。一天，王生的大孩子在鸡鸣村放猪，让修炮楼的治安军撞破了头，病得挺厉害。孩子哭着喊着想妈，王生只好摸到城里去接媳妇。媳妇一见到王生，便失声痛哭起来，她把衣襟一掀说：“你把我领回去吧，饿死我也不干了。”

王生摸着媳妇身上，头上新伤痕盖着旧伤痕，又心疼，又气愤，拉着她的手说：“走，饿死也不给他们干了！”

回到家，看见大孩子面黄饥瘦，头上腿上血呼拉拉，当娘的怎不心痛！破茅草屋的哭声震着西铺穷苦人的心。这时候地主的狗腿子还趁火打劫，竟唆使人来假惺惺出主意说：孩子跟着你们也是活受罪，还不如使几个钱，找个吃饭的地方！王生夫妇一听，